

台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

文／杜國清 詩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教授

攝影／黃盟堯、覃子君

台文館於4月30日舉行《杜國清詩選》韓譯本新書發表會暨台灣文學外譯中心精選講座。與會的趙天儀、陳萬益、許俊雅三位教授皆談到過往與杜國清教授相處的情誼和閱讀其作品的感動，翻譯本書的金尚浩教授當場以韓語朗讀書中的兩首詩作。隨後，杜國清教授以「台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為題發表演說。本文為該次演說重點紀錄，與讀者分享。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台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從題目來看，好像我已經有了答案。理論上我可以提出很多種方法，但實際上要去做卻很不容易。我已經多次呼籲，台灣文學要走出去必須透過翻譯，說來簡單，要做到相當困難。

寫詩五十年，寧做詩人學者

我的韓文詩選實際上有個題目叫做《望鄉》。編這本詩選時，金尚浩老師希望我按照創作時間的順序下去選詩。編這本書讓我回顧這一生在創作上所走過的足跡，我的人生角色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名學者，我常常說寧可是一個詩人學者而不是學者詩人。這有什麼差別？我本質上是詩人的個性，寫詩是我的天性，但因為唸書拿到學位的緣故，無形之中就把自己訓練成一位學者。

我的研究基本上離不開詩的研究，而詩的研究基本上離不開詩是什麼？一個人如果知道詩是什麼，那麼他就不必再寫詩了。我常常說詩是什麼就好比人生是什麼一樣。寫詩是因為我對詩有著一個信念，這個信念支持著我繼續探索下去。我認為詩就是根據經驗、根據語言文字創造出來存在於想像中的世界，這是我關於詩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

我寫了五十年的詩，出了十幾本詩集。我所寫的詩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類：愛情詩、譏諷詩和詩論詩。其中，詩論詩是台灣詩人當中少有的寫法，也是本人要特別加以推廣的。總結一句話，詩寫來寫去就

是在寫一顆心。但是這一顆心不是簡單的一顆心，根據理論的探索，每個人的心都有知性的一面，同時也有感性的一面。這兩種心若翻成英文，有「heart」這種感性的心，也有「mind」這種比較知性的心。

我的求學歷程從台大外文系，到日本讀日本文學，再到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中國古典文論。我從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當中發現，任何一首詩都離不開知性的成分、感性的成分，還有藝術性的追求。知性、感性、藝術性就像是三角形的三邊，這三個角如果能夠把它放在圓形裡面，將會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關於我詩裡感性的一面，基本上以愛情詩為主，這部分主要收錄在《玉煙集——錦瑟無端五十弦》裡頭。另外，我還有知性的一面，這部分就是譏諷、批判，這部分我也寫了不少，當我對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看不下去時，就會寫譏諷詩批判一下。

我曾經提出「詩學三昧」的看法，也就是好詩的三大要素。其中，感性方面標榜「哀愁」，知性方面標榜「譏諷」，而藝術性方面我稱其為「驚訝」。「哀愁」、「譏諷」與「驚訝」，我認為是好詩很重要的要素。「驚訝」的產生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我創作理論當中的「創」，無中生有叫做「創」，無中生有就會產生「驚訝」的感覺。新的東西才會讓人覺得驚訝，這表現在兩方面：一個是內涵的新，另外一個是表現手法的創新。太陽底下新事不多，人類要增加新的經驗，大概要幾百年之後才會進



身兼詩人及學者雙重身分的杜國清認為台灣文學要走出去必須透過翻譯。

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外，我認為超現實的東西不是放棄現實，而是要在現實之上增添新的東西。關於這方面，我另外有一篇文章叫做〈超然主義的詩觀〉，詩做為創造的產物它有六方面超然的體質在裡面。

我離開台灣已久。雖然我是當初《笠》詩社創辦人12位之一，但現在只剩下趙天儀、林亨泰、白萩和我4個人。《笠》詩社後浪來勢洶洶，把我們這些老弱殘兵都推到岸上去了。各位如果對詩壇有點了解，就會知道大家動不動就說《笠》詩社受即物主義的影響，這已經是老生常談，大家抄來抄去，可是卻不知道什麼是即物主義。我在80年代曾經寫過〈笠詩社與即物主義〉的文章，這當中有我舉一些例子，把即物主義的作品列出來。後來另一位學者林盛彬寫了一篇〈杜國清與即物主義〉，說明我跟即物主義的關係。即物主義不是突然之間生出來的，它跟象徵主義、意象主義都有很大關聯。

我對象徵主義的追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除了源自西方的象徵主義理論之外，我還試著研究中國傳統文論裡頭，象徵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中國傳統文論雖然沒有「象徵」這兩個字，但卻有相同的概

念。我們現在用「象徵」這兩個字，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介紹西方文藝思潮時，有位學者翻譯德國美學所用的字眼，我們把它接收過來。

《希臘神弦曲》及近年在台的4本著作

剛剛說到這本韓文詩選讓我有機會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另外一本日文詩集叫做《希臘神弦曲》，「神弦曲」是樂府的題目，是李賀的詩句。我的學位論文寫李賀，所以對他的作品很熟悉。我把「神弦曲」套上「希臘」，所選的是大家比較熟悉的12個希臘神話，然後寫成12首詩。也就是以希臘神話為典故，然後寫成抒情詩。這12首詩其實是我苦心孤詣創造出來的，到今天在台灣還未引起注意，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令人矚目。

臺大出版中心曾幫我出版4本書。第一本叫做《山河掠影》，是到中國遊歷所寫的詩，一共有105首，裡頭沒有歌功頌德，反而有一些譏諷社會現實的詩。第二本就是剛剛談到的《玉煙集》，這裡頭一共有50首，其實我80年代開始寫的時候只有40首，後來覺得40首寫完了言猶未盡，然後重讀李



台灣文學的翻譯要如何實踐？杜國清教授談到其自1997年開始在美國出版《台灣文學英譯叢刊》，一年兩集，現已出版34集。（攝影／覃子君）

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我就再寫了十首，加起來一共50首。李商隱說「錦瑟無端五十弦」，我做了一個反論「非有五十弦，怎能彈出人生的悲戀？」我想，這本《玉煙集》在台灣新詩發展史上必定有它的分量。第三本是《詩論、詩評與詩論詩》，這是在台灣第一次有機會出版詩論集，也是我詩學理論的精華，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引起特別的注意。另外一本就是波特萊爾（Charles-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的《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這本詩集很重要。我在1970年代就曾出版《惡之華》全譯本，當時我是根據原著第二版所翻譯的全譯本，也是中文翻譯史上第一本波特萊爾詩集的全譯本。波特萊爾所出版的第一版，當時有些詩被禁，我想讀者比較好奇的是那些被禁的詩。那些被禁的詩，其實我在80年代就已翻譯好，一直在等待機會出版新的版本，所幸這兩年臺大出版中心願意出版。

從英美詩、日本文學到中國傳統文學理論

我詩的開端是現代主義，因為60年代是西方現代主義達到最高峰的時候。那時候文學史上已經標誌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的時代。我就讀臺灣大學時參加《現代文學》，我們都熱衷於介紹西方的現代主義。我初生之犢不畏虎，開始翻譯艾略特的詩，當中最大的挑戰當然是翻譯〈荒原〉（*The Waste Land*）這首詩。我認為艾略特是擋在我寫詩這條路上的一座山，面對擋在我面前這座山，我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千辛萬苦地爬過去，另外一個就是繞道而行。後來，我選擇翻譯艾略特的詩。

《現代文學》有兩個方針，一個是創作，一個是翻譯。一開始加入我就幫《現代文學》翻譯一些外國理論的東西，當中很多都是使用筆名，現在的人大多不知道那些東西是誰翻譯的。我剛開始創作的作品，也大都發表在《現代文學》上。

我個性浪漫，一開始就翻譯艾略特的東西，正好可以當做調劑。如果我一開始是翻譯拜倫的東西，可能就會走向不同的道路。那時候流行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反浪漫，強調知性的東西。對我來說，一開始寫詩就有知性、感性的調劑，是一種很重要的訓練。我剛說過我是一位詩人學者，雖然我詩的知識性很強，但我儘量不要掉書袋，不去賣弄學問，學者詩人才會去寫那樣的東西。

我翻譯艾略特的作品是參考日譯本，當時日文

翻譯最好的是西脇順三郎的譯本。後來，我到日本留學除了想學好日文外，甚至於想在那裡研究英美文學。不過，後來我還是在日本研究日本文學，我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西脇順三郎，這是很自然的事。他是把西方30年代超現實主義介紹到日本的一大功臣，他本人也是一位超現實主義詩人。

我後來申請到美國研究中國古典文論，一共申請了5所大學，其中哈佛和史丹佛大學願意收我。最終我選擇了史丹佛大學，因為那裡的劉若愚教授是中國古典文論的高手，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中西合璧的環境裡學習。中國古典文論對我知識的養成方面可說相當重要。

我所走過的這條路，包括英美詩、日本文學、中國傳統，一定有個東西串在一起，讓我能繼續追求下去。這個東西是什麼呢？透過不同文化、透過不同語言、透過不同國家、透過不同時代，這個超越時空的是什麼東西，就是我所追求的。也就是我在追求詩裡本質性的東西，不然我不會繼續再唸下去。

台灣文學翻譯的實踐

我今天要傳達一個重要的文學觀念，也就是日本重要俳句作家芭蕉所講過的「不易流行」。「不易」就是千古不易，千年不會改變的就是本質性的東西，「流行」就是一時的風尚，各種流派就是一時流行的東西。我對於一時流行的流派不能不了解，但我真正追求的是萬古不易的東西。我要強調的是，如果我的作品還有一點價值，就是在追求超越時空的那種東西。成為古典價值之後，就能超越文化、超越語言、超越國度，讓不同的讀者都能接受。這也就是我的信心，它的意義在此。我的作品翻成韓文，韓國讀者若無法接受，就失去翻譯的意義。

最後，我的總結就是台灣文學的翻譯要如何實踐？在台灣文學翻譯的實踐方面，我自1997年

開始在美國出版《台灣文學英譯叢刊》，一年出兩集，出到現在總共34集。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做下去。過去文建會曾經給予相關的贊助，2010年起美國台灣文學基金會（US-Taiwan Literature Foundation）成立，這個基金會是我個人成立的，由這個基金會來支持《台灣文學英譯叢刊》。這個基金會除了翻譯台灣文學作品之外，將來如果經費充足的話，可以安排台灣的學者以及作家前來訪問。

這個基金會需要很多資源與資料。昨天我去參觀國立臺灣圖書館，裡頭有很多資源，今後如何來利用裡頭的資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基金會需要經濟的支助，我到處在尋找貴人，但是貴人不知在何方？我既然有個基礎在那裡，不讓它繼續下去非常可惜。希望未來一個專業的台灣文學翻譯機構，在美國能夠繼續發展。

除了叢刊之外，我計畫中還有作家作品選集，透過這個選集，我要強調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台灣文學主體性就是台灣的土地、人民、歷史、文化，這個東西很重要。我在美國有很深的感受，你在外面當人家問你從哪裡來？那個認同問題馬上就逼著你要說出答案。像我有的朋友在台灣說我是中國人，到了中國人家說你是台灣詩人。身分認同是一種選擇，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要策劃台灣文學翻譯，主體性是很重要的。

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建立，需要台灣文學的傳統，傳統的建立靠的是作品。如果今天能夠出版十本台灣文學作家選集，我們就可以說台灣文學的傳統，就是靠這十位作家所建立起來的系譜。這條線就是建立對台灣文學具體的解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如果不讓人家知道台灣文學傳統系譜的話，那麼它的主體性就不會突顯出來。☒（記錄整理／陳金順）